

「如果，道別而不心痛是可以學習的…我早該得滿分」

馬英蔡英81歲師母 7歲起學習道別

前大法官馬漢寶之妻蕭亞麟 流離歷程被寫成
「銀娜的旅程」 德國青少年勵志讀物

【記者林河名／台北報導】「如果，道別而不心痛是可以學習的，這一科我早就該得到滿分，外加一顆星。」今年八十一歲的台灣大學退休德文老師蕭亞麟，從還是小女孩開始，就一直在「學習道別」。

蕭亞麟是前大法官、台大法律系前教授馬漢寶的太太，也是馬英九總統、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等人的「師母」。剛被提名大法官的羅昌發、湯德宗，當年在台大上德文課，也是她教的。

一九三七年，蕭亞麟七歲時，中日戰爭爆發，她在中國告別父親，到了德國布蘭登堡；一九四五年，二戰末期德國情勢危急，她十五歲，又被安排前往中立國瑞士，離開已共同生活八年的德國媽媽。第一次道別之後，她會收過父親的信，卻再也沒有見過父親；第二次道別之後，媽媽也只能在相片、夢裡相遇。

一九四九年，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前宣布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成立，這時的「中國」，已非蕭亞麟七歲時離開的「中國」。一九五五年，她在瑞士完成學業，聯絡上幾位跟隨國民政府撤退台灣的親戚，她又告別瑞士，來到當時「連抽水馬桶都沒有」的台灣。

離開中國時，布蘭登堡只有她一個東方面孔；來到台灣時，她卻連一句中文都不會講。戰爭不僅讓蕭亞麟面對顛沛流離，「我到底是誰？」更讓她常感疑惑。但也因為這樣特殊的人生際遇，深深吸引在上海租界區長大的馬漢寶。

蕭亞麟雖不像馬漢寶在法律界大名鼎鼎，但她的故事，二〇〇七年被會在台外文系任教的洪素珊（Dr. Susanne Hornfeck）寫成「銀娜的旅程」（Ina aus China，德文直譯為「來自中國的銀娜」）一書。這本小說，從小女孩角度闡述文化異同、離別，以及在艱困時期的友情與人性，如今已深入德國中小學校園，成為青少年勵志讀物。

這本德文原著，去年由蕭亞麟的女兒、在德國教中文的馬佑真譯成中文版上市。一向低調的蕭亞麟，去年新書發表會也不願上台。今年她應德國在台協會邀請，將從今天起隨馬佑真造訪台北德國學校，並與學習德文的台灣高中生面對面，分享她一再「學習道別」的人生歷程。



前大法官馬漢寶（左）與蕭亞麟（右）學生無數，馬英九、蔡英文都要叫蕭亞麟一聲「師母」；剛被提名大法官的羅昌發、湯德宗，也都是蕭亞麟的學生。

記者林河名／攝影

小蕭亞麟

在中被叫日本鬼 赴瑞被罵德國豬

【記者林河名／台北報導】「銀娜的旅程」在德國中小學引起不小回響，中文譯者馬佑真說，她母親蕭亞麟的遭遇，其實是每個時代都可能面臨的認同問題，「而認同問題是不會過時的」。

「書出版後，同學一看到，就知道是我。」蕭亞麟說，儘管她在小說中化名「銀娜」，但書本封面是她小時候照片（小圖，林河名攝），故事也取材自她真人實事，再低調也「騙不了在德國的老同學」。

當年的回憶，在書中成爲一個個故事，很能發人深省。小女孩還在中國時，堂姊送了一個德國書包，讓小女孩迫不及待想背到學校獻寶。當她正想告訴同學，這可是貨真價實的德國書包時，有個男孩突然指著她，大喊：「看啊！日本鬼子！」



原來，日本不僅學習普魯士的軍事制度，還把德國人的學校制度、書包等統統學了去，日本小學生也背德國那種後背式的皮製書包。男同學以爲蕭亞麟背著「日本書包，因此大叫「日本鬼子」，原本引以爲豪的書包，反成奇恥大辱。

後來，「銀娜」去了德國，又到瑞士國際學校就讀，她原本以爲瑞士學校很「國際化」，結果卻不然。因爲同學各有母語，只有她說的是「標準德語」，且來自納粹故鄉；同學不但罵她是「德國母豬」，還給她取了個「普魯士女人」外號。

七歲的蕭亞麟，因中日戰爭爆發輾轉到了德國；而她在德國遭納粹迫害的猶太朋友，選擇逃亡中國。如蕭亞麟是「來自中國的銀娜」，那她原住布蘭登堡、後來逃到中國的猶太同學，則是來自德國的另一個銀娜。據了解，洪素珊的下一本書，正是以飄零到中國的德國猶太人爲主題。

我是誰：「現在應是中國人吧」

本報記者林河名

「幾經顛沛流離，她逐漸明白，所謂的朋友、敵人或家鄉，在個人的生活體驗中，往往與政治大環境下的定義截然不同。「這是「銀娜的旅程」書中，主人翁歷經不凡遭遇後的體悟。

「常常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」，現實生活的「銀娜」蕭亞麟，被問到國族認同，一度迷惘，最後才慢慢吐言：「現在應該是中國人吧！」

來台五十六年，蕭亞麟已經說得一口標準國語了，但沒有完整的中文教育，只能跟孩子念注音符號，學起來格外吃力。直到現在，她看報紙還會擺一本字典在旁

邊，以便隨時查閱。

特別的人生，造就特別的性格。在家人眼中，她是克勤克儉的代表，除非食物壞了，不會浪費絲毫。當年物資匱乏，她還記得德國媽媽的叮嚀：「要記得買昨天的麵包，不然今天出爐的麵包太好吃，會吃太多！」親自走過戰火之後，她更教導孩子：「不好吃的，就當藥吃。」

在學生眼中，她是嚴格的老師。在德國被寄養在普魯士將軍之家，從小就受嚴格教育；到了台灣，她教的都是法律系研究生，不及格就是不及格，「有些人去拜託馬（漢寶）老師也沒用。」不過，後來她也覺得太嚴格，但放寬標準、也不忘提醒

學生：「以後看不懂德文的法律書，不要怪我哦！」

七歲從十里洋場的上海，隻身跑到德國鄉下小城布蘭登堡；十五歲又從烽火連天的德國，逃到「巧克力堆積如山」卻又極度仇視納粹的瑞士；廿五歲竟從人間仙境瑞士，回到五〇年代什麼都很落後的台灣。蕭亞麟的大半輩子，直如電影情節，令人嗟嘆不已。

陪同蕭亞麟接受採訪的馬佑真憐惜地說：「母親一直都在練習道別，但這種事情，再怎麼練習都沒有用；」譯書過程，讓她不斷憶起從母親及長輩聽來的故事，也更覺母親的勇敢跟無可救藥的樂觀。